

北史

第二函
第十册

北史
第二函
第十册

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
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竝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
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
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
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
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諡焉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爲高
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
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
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竝倚婦家勢常憎疾我
我向之笑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
鑿師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
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
母亾後二弟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
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閤每飛言入耳竊
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美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
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
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尙義山東儒士府
佐楊君英蕭德言竝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
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
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
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
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
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

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場帝卽位滕王
綸衛王集竝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
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
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非則根本
固矣當以計糜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
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功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
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
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鑿
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道
道玄

滕穆王瓚字恆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尙周武
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尙公主美姿容

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卽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太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如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鳩子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

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卽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卽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岷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卽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效爲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士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籀初徙零陵溫好

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領右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閒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潁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

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
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
使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
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
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
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
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
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
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河閒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
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爲齊
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

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尙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尙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內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

日蹙密遣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妻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關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洏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旣僭僞號降爵爲郇國公後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母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

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
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
死慶遂歸國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
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
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尙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
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爲當時所
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諡曰恭弟處樂官至洛
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爲二心廢綱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
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恆典宿
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

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請驚動我眾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眾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邊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讎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覲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

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管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尙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逆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亾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亾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

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誠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熲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薙鬢一合汝昔作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大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

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頰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頰男尙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如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恆備員數唯與蕭如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泣然泣下相對獻獻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鳩毒遇於盃杓皇后忿然怒

日覲地伐漸不可耐

闕

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

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亾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已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覲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

廢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失日聞段達脇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已奉密詔

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
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
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
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
乖本旨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
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卧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
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
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
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
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
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
自由因長歎同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

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亾卽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亾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膺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其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

天下左衛大將軍元孚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身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其臣語惟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常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尙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腳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

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馱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舅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記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舅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舅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於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

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恆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瑀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人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

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昇任
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
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詔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
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
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詔諛外
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
引祆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
姦謀要射營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祆怪志圖禍亂
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
害斯甚竝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
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竝是悖逆
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竝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

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預追番丁輒配東官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叛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竝處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竝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於

帝帝抵牾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柩
迷元巖繫大理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
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崑
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
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
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
王勇敢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
願聖心同於螯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鳩卒諸弟分
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
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
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怒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

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接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微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如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進由是遇疾徵還京帥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

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尙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舍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亾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虬蝮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如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令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寮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

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
俊疾延恆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
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
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卽位立浩爲秦
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
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啟於浩浩詣
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字文化及
弒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湛
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
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尙書令本官如故歲
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

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
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
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旣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
哈之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
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
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
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
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
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
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
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
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

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
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
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
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
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
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
爲乃上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
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
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瞬睨二宮伫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
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覬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
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
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

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同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

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懋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快快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修

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

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岳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暉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暉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當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暉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

太原諒使趙子開皇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大雨諒欲旋師王頰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顥因而禁錮字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

州有娠迎置太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卽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

之云房陵王爲崇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
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
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如慈州刺史博陵
崔弘昇女後秦王如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
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如昭有子三人韋如生恭皇帝
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
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
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宇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
牛宇文暉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
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冀見帝爲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
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原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尙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戶部尙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諡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尙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尙書元文都爲內史令左騎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尙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禾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

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悅禮其使甚厚卽拜
密爲太尉尙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
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
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
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
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
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徃因歷試統臨南服自
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
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
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
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
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

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
眄出入外內奉望堦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
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刑籤狀
盈獄簡在上不遣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
尋復本職再徒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
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
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覺
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自
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
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繡宸而
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眾忍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
盜且化及僞立秦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

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
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意梟夷醜族匪夕伊
朝太尉尙書合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
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誓若火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
魏公志存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眾戰以斯
順舉攀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沉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鄉家江左滄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
師一臨舊章暫覩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
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踟地朕今復讎雪
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
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
術軍機竝授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

拒化及士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眾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大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父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渾因勸世充害侗

世充遣其侄行本齋鳩詣伺曰願皇帝飲此酒伺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已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諡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爲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尙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

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陳命呼之載入陳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搗爰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陳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陳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常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陳陳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楸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恆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陳罪失陳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晏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索陳第因窮其事陳妃

韋氏戶部尙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與如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弟內酣晏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如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廢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如姊賜死陳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兆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陳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疎忌如

此化及復令人捕陳時尙卧未起賊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
陳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
二子亦遇害陳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
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
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尙衣奉御
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
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
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炙杲先請
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炙願聽嘗炷悲
咽不已后爲停炙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
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滿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苧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

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願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亾之效眾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庫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亾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臣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

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
死悲夫

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終

金陵書局
印

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高頰

牛弘

李德林

高頰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蓀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嵩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州及頰貴開皇中贈禮部尙書武陽公諡曰簡頰少明敏有器局

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頰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頰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竝以奢縱被疏帝彌屬意於頰妾以心膂尉遲迴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合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頰見劉昉鄭譯等竝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獻欬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楫頰預爲土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尙書左

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詔頰鎮邊緣邊及還賜馬百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涕泣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頰以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手足得廢其農時旣彼聚兵我更解甲再

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並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以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尙書都事姜擘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

頰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尙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甚極歡后聞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疏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頰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尙書薛胄戶部尙書斛律孝卿兵部尙書柳述等明頰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獻欵悲不

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
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設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
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頰之頰國
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
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鞫之憲
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
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
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
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
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頰名初
頰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
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卽位拜太常

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令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人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徒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務政及蒙任寄之後謁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彙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晉王記室

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尙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北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居起汪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書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

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然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

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今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尙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

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
興教由來尙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修七尋廣四修一
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
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
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
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舉鄭
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
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
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
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室如依馬宮之言
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
皆去聖久遠禮文殘闕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

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並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三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待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拈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

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竝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亾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也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

也八闈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色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今爲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

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
必須五室者何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
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
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
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
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
聽政事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
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
盛德篇云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
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
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

據夏以知之明周人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坳重亢重廓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廓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尙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璧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璧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

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雍兵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主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璧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度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

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
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
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
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覬樂並議樂事弘
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
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
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
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
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
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
遞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

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
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
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
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
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
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
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
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異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
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異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
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
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

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曰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太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催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無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

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
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
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
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
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
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客自
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
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
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
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
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義詔
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

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尙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詳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間於帝帝下詔除朞服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

倫然爽俊有餘迹以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
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
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
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竝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
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
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
夫從拜恒岳壇壇珪幣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
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
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
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冒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
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
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

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
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
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
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
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傳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
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
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
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
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
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右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

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歌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帝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纒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尙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卽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不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照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

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統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麒麟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府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

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啟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
外諸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
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
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
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卽公章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
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受尉遲迥餽金隋
文得啟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
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
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
言幾敗大事卽今高頰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
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
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

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爲不可
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
敕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
帶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
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
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
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
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
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
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
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
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

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於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正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諡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吹鼓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昂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卽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

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以運
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
亂亡失見五十卷行于代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
建安郡丞

北史文學良賦又外望辭高賦繁康古閣甫刊

全護書局防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慨慷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

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郟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卽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迴反爲行軍總管及章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迴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閒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

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
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
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
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
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
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
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
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爲相引致左
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閒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
禪顧諧笑曰水閒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
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

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
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
國別封一子懸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
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
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
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
被疏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
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侯正陳叔寶爲令史今
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
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
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
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卽斷巴蜀時廣

平王雄左僕射高頴二人用事請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頴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怒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爲北邊豪傑父詳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倨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爲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爲人仕周爲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泌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頴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邊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

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克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剋

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竝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快快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

伏誅拜什柱爲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克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心腹恆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不之知乃將酒殺帝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

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卻胄瞑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於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被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

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景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景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景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景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卽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此捫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
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
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
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
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
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
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
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
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斬郡公開
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
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

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
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
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
褒美授上柱國餘勳廻授一子其戰亾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
之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
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
管元袞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帥眾
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
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高大業中位太僕少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卽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咳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册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

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勸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

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朮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迴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卻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眾亦齊力官軍復振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余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兵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

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
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
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
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
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
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
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
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
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甯夷爨翫降拜昆州刺
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
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
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

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昇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

刺史復令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擗殺之旣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

識與不識無不冤惜萬歲爲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迴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

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眞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恣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閣梨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旣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卻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腳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擲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擲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

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剋捷擣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
江北以禦陳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
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
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
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
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
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
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經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
隴右胡人本姓白以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
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
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
管竝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眾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

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廩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

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帝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

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
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卽位轉并州總管
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
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諡曰
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
累遷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
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
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
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
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
齊文襄時爲行臺右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

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伏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恆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塞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塞煬帝卽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於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
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
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
守睿以爲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
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三
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
瀘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
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
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葦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
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
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
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

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爲掾尉遲迥亂文帝

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殺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先是齊之疏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爲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論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

皇初爲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廻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
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竝家累金寶
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
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
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
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
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恆
山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
之及爲丞相尉遲迴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
之卽令馳驛入朝恆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
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

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

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
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
鼓潛驅之礮谷閒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
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
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
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
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將軍指肅慎道至鴨淥水與乙支
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
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
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祇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閒義臣奉詔
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
張金稱竝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

臣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觚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據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於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菹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葢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

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眾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陟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憚懾亦有可稱萬歲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卻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撥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終

金陵書局
版古閣本刊

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爲梁

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竝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

前鄭譯擁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羸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迴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帝不憚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馬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頰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鑪酤酒治書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竝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

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郟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
劉昉當朕受命之初竝展勤力酬勳報效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
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
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
心彰於道路朕卽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
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卽斷河
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
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旣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
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
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
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
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

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於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卽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閒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賤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竝高靈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逞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竝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頰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

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之以爲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悛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閒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卽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忿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卽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

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
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
卽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
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
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
尅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
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
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被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
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
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
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總已績有力焉加上

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無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下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

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宗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筏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恆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搆逆命衍爲總管先屯京口於貢州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黝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

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瘦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竝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衍封

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眞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疑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襯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

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
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
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
謂今日得諸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
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
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
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
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
之衡承閒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爲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
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
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
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

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頭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入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克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旣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爲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

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疏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煬帝嗣位追爲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

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遂以凶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竝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於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明辨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北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上旨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

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
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
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
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凡庶有
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
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
文帝和平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
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
不實則官司解職卿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
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
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
世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

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擢織毫
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伺
候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
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
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
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
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
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
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
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
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
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

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竝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竝除名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由是引致姦黠其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

務竟是興師動眾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締兮綏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締與綏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

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日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

與唐堯之代去極竝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竝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影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卽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

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
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閒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
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竝得符同唐堯唐堯景
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竝當六合允一
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其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
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
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
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
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
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
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
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擬萬善而化八綏以

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
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
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
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
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
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
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
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
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
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
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
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亾之應也依勘城錄河

南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聞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渤海蓳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章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代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竝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將軍兼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

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常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亾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論曰隋文肇基皇業劉昉實啟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

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
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
運光啟竝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
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
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膂之謀
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
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爲權首將
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
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
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
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亾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
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

入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
李雄斯言爲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北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終

金陵書局
版古閣

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趙嘏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張暉

蘇孝慈

元壽

趙暉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
暉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暉對之號慟
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文集惠
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
爲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暉請留撫納亾叛從之暉於是
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眾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
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暉
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

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熒益修守禦熒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虜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道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熒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熒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熒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熒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免熒卒不言隋文帝爲丞相加上

開府再遷大宗伯及踐阼熒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
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熒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
爲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熒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
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熒爲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
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熒田中蒿爲吏所
執熒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
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熒來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
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
史周文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彊濟
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
芬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

後爲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
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迴與司馬消難陰謀往
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
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
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爲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
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
師賜以三驥輅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
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
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
與盧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
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

早卒韶幼而文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
曰取亂侮亾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
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
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成郡公
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
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
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
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
剋金陵韶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
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
由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稱

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涕流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數州刺史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頰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爲武賁給事大冢宰字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襯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室帝怒使鬪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爲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

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亾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爲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爲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爲闈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渾天儀又其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

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攻拜上儀同封武威郡公宣帝嗣位爲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

攷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
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
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攷
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滄州刺史轉南司州刺
史司馬消難之奔陳攷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
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
縣公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攷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
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
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
役楊素出信州道令攷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
之破陳將呂仲肅也攷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
候率上嘗親臨釋奠攷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

朕今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攷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卽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攷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攷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亾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

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
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翹棄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
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
小司寇拓跋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楊休之
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興師設
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
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井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
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
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
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位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總管俄
徵還京恥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爲左武
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後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

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爲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恆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甚當大任帝作相賜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後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

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
圓通入爲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
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勲舊進爵郡公煬帝
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
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
如故子孝常大業未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
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
隋國公引爲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
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韉帝怒拔
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
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
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

文武大略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京
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
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
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
以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總
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
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帝受
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象
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
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
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

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合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周武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總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討平之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

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爲郡榮陳請不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爲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

軍元雋賁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知衛王時隋文帝
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冕詣文帝冕事帝非常人深自
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冕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冕同飯冕因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
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冕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
爲驗文帝受禪與冕言及之冕再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時
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
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冕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
廷冕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穎有隙
二人屢譖冕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遷原州
總管卒於官帝爲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恆三州刺史襄武

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
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
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哲爲內應哲謂安
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
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
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
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
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文帝卽位歷內史侍
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
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
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眾先鋒大破
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郢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內職

帝重違其意降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元壽元年出安爲靈州刺史哲爲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靈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旣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至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正得理宜錄舊

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十匹馬百匹羊千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眞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韶齷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

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尙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尙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帝受禪拜度支尙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尙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尙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公領具寮以眾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尙書授上儀同尙希性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尙希諫以爲陛下宣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止歡然

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謚曰平子号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暉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暉好學有父

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隋文帝爲丞相斐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爲尚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基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斐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斐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爲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興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碁並明梧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

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

於言色遷淇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
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字
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
歷位資叩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
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于家子康

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
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
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
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儀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
修船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
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

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念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意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

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
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
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
反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
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
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謾諤之風有
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
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
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
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疎矣楊尚希譽
望隆重張暎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
贈則爲優矣

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印

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暎

周法尙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

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爲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槩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反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爲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

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業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僞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卽位徵爲兵部尙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

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啟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爲遼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難弊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北平公諡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以

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
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
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欸十八世孫也曾祖成
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嶷步兵校
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
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
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
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群輩驚其
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畧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
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
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

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

百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黝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關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爲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今謁先人墓晏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

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
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涓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
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尙及軍吏曰
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
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
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及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
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
述等眾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
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
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尙等議旋軍討逆
法尙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
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

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
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
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
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臬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
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立感於閩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
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
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畢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
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
請降帝詐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眾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
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以我眾戰不日剋之吾
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
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閩外事

合專決盜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
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
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
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
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
在外群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
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上稟聖算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
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
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
尋代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且
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
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今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

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
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
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
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
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宮軍千萬眾只怕榮公第六
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
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
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
同領鄉兵除縱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
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
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

之餞於灊上煬帝卽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鑿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晏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尙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

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
弘策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
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
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
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
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祿大夫封建安
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郡示以皇枝磐石社稷
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
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
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
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
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圭進爵宜有令謨

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晏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卽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爲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眾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根鴈門之恥帝聞之

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
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
敗蒞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
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暎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暘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
侯羅暎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
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暎
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從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
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暎
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靡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
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靡訶臨陣墮馬羅暎進救之於重圍
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暎全眾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

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中外都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暎甚得人心擁眾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暎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旻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尙書孔範曰周羅暎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暎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暎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對曰本朝淪亾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

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司得
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暎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
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降使爲
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暎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
羊翔下羅暎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
殊匪人臣之論禽有媿色歷幽涇二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
年征遼東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
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暎先登大
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
右衛率煬帝卽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
大將軍及陳主卒羅暎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
而後入朝帝甚嘉尙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

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
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
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
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
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諡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尙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
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尙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
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
旣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尙與長沙王叔堅不
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尙其下將吏
皆勸之歸北法尙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

也法尙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四女妓
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尙遣部曲督
韓朗詐爲背已奔陳僞告猛曰法尙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
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尙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爲
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尙棄
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
史破三鵠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
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
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尙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
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畧江南及伐陳之役
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
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

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
法尙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尙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
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尙獨討之捕得其弟
光畧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
之嶺州烏蠻反詔法尙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
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尙
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
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千里旗幟相望鉦鼓相
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尙曰兵亘千里動聞山谷卒有不虞四
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
以爲何如法尙曰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
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

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圖太守蕭造法尙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尙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亾散至于青海出爲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尙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大將軍諡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擲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大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懷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

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
山獠作逆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太牢
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
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
口文帝大悅賜緡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卽位
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十里不絕及與之決竝揮涕而去遷
工部尙書後拜魏郡太守尙書如故未幾拜右侯衛大將軍檢校
左侯衛事轉刑部尙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
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眾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
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尙書如故許以便
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授
之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旣出潼

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
立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
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立以大兵直趨城北立感逆拒之
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
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
咽時眾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立若戰賊稍却進屯北
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授兵至立感西道立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
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閩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
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
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
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
恆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克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

代銅獸十一年詔立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立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壤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臥以鎮之立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鼓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狹氣重然諾藏亾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亾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

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

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姜懷附貢
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
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郡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
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郡賊感悅一時降附
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群豪願推權
爲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
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
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竝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
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賦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
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
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

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
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
漢文帝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
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
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
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眾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
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
劉嵩喬鐘蔡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
法參軍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
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
總管楊義臣授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發上生花如蓮

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爲入奏帝大怒令掣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

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
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
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
患腳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
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暲救之遂歸柳
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
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模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燉煌父回字道弘仕
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縣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群
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
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
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

嗣位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群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群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啟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亾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侯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大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

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蘇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人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槩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闕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邁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睺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徃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尙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

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逆遭躋良有命乎

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終

全慶書局
照古閣本刊